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五燈會元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坦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待詔_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_臣湯汝梅

欽定四庫全書

五燈會元卷五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宋 釋普濟 撰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本州安城劉氏子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師唯默然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

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舉首焉亦猶二祖不言
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
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
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
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既得法歸住青原六祖將示
滅有沙彌希遷即石頭和尚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
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
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為遷曰我稟遺

誠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
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
居參禮師曰子何方來遷曰曹谿師曰將得甚麼來曰
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若恁麼用去曹谿作甚麼曰若
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
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
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谿甚麼時至此間師曰我却
知汝早晚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

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甚
麼處來曰曹谿師乃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麼曰非
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
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
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遷持書與南
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鉗斧子與汝住山
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嶽曰
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沈淪不從

諸聖求解脫嶽便休

玄沙曰大小石頭被南嶽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

遷便回

師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

日蒙和尚許箇鉏斧子祇今便請師垂一足遷便禮拜

尋辭往南嶽荷澤神會來參師問甚處來曰曹谿師曰

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尚

此間莫有真金與人麼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

玄沙云果

然雲居錫云祇如玄沙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盧

道果然是真金是瓦礫

陵米作麼價師既付法石頭唐開元二十八年十一月

十三日陞堂告衆跣趺而逝僖宗謚弘濟禪師歸真之塔

青原思禪師法嗣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初懷娠不喜
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鄉洞獠民
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醺酒習以為常師輒往毀叢祠奪
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得度未具
戒屬祖圓寂稟遺命謁青原乃攝衣從之

緣會語句青
原章敘之

一日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薦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為已者其唯聖人乎師乃拊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詳

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秉靈智游性海矣遂著參同契曰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夫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

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觀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
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
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
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上堂吾
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
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
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
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

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
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為甚麼不得
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
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
與汝師問新到從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
否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却回舉似
馬祖祖曰汝見橛柴大小曰沒量大祖曰汝甚有力問
僧曰何也祖曰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曾師曰我更

不會大顛問古人云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
物亦無除箇甚麼師却問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來顛曰
無這箇師曰若恁麼汝即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
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輒問如何是道師
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南嶽
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
梁端廣闡玄化貞元六年順寂塔于東嶺德宗謚無際

大師塔曰見相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依潮陽西山
慧照禪師出家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
戒律一日自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
行於布巾邪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
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

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
恁麼摠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
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
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
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
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
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侍奉三
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

有一真實祖曰予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
然如是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
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
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
此師乃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
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為頭曰恁麼即閒坐也曰若閒坐
即為也頭曰汝道不為不為箇甚麼曰予聖亦不識頭
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

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後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
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劄
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華頭然之後居澧州藥山
海衆雲會師與道吾說茗谿上世為節察來吾曰和尚
上世曾為甚麼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吾曰憑
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

石霜別去經
卷不曾展

院主報打

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
來多少時師曰汝祇是枉披袈裟曰某甲祇恁麼和尚

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眷屬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巖曰喚他來作甚麼師曰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他提上挈下巖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喫甚麼師曰汝還有口麼頭無對道吾雲巖侍立次師指按山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

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是不是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謫曲曰不謫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呵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師久不陞堂院主白曰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鐘著衆纔集師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為大衆說話為甚麼一言不措師

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問雲巖作甚麼巖曰擔屎師曰那箇擔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為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謗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師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卧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箇休糧方子曰便請

師曰二時上堂不得齧破一粒米問如何是涅槃師曰
汝未開口時喚作甚麼問僧甚麼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洞
庭湖水滿也未曰未師曰許多時雨水為甚麼未滿僧
無語

道吾云滿也雲巖云湛湛地洞山云甚
麼劫中曾增減來雲門云祇在這裏

師問僧甚

處來曰江西來師以拄杖敲禪牀三下僧曰某甲粗知
去處師拋下拄杖僧無語師召侍者點茶與這僧踏州
縣因師問龐居士一乘中還著得這箇事麼士曰某甲
祇管日求升合不知還著得麼師曰道居士不見石頭

頭得麼士曰拈一放一未為好手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士珍重使出師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曰好箇一乘
問宗今日失却也師曰是是上堂祖師祇教保護若貪
嗔癡起來切須防禁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
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言
語我今為你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
等貌師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巖問甚麼物作聲師抽
刀驀口作斫勢

洞山舉示衆云看他藥山橫身為這箇
事今時人欲明向上事須体此意始得

遵布衲浴佛師曰這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

將那箇來師乃休

長慶云邪法難扶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衆中喚作浴佛語

亦曰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

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

與閣黎決疑至晚上堂衆集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

甚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住曰大衆這僧有

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

玄覺曰且道與伊決疑否若決疑甚麼處是決疑若不與決疑

又道待上堂時與汝決疑師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

我揔不識汝飯頭罔測發憤而去問身命急處如何師

曰莫種雜種曰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師令供養主抄
化甘行者問甚處來曰藥山來甘曰來作麼曰教化甘
曰將得藥來麼曰行者有甚麼病甘便捨銀兩錠意山
中有人此物却回無人即休主便歸納疏師問曰子歸
何速主曰問佛法相當得銀兩錠師令舉其語主舉已
師曰速送還他子著賊了也主便送還甘曰由來有人
遂添銀施之

同安顯云早知行者恁麼問終不道藥山來

問僧見說汝解筭

是否曰不敢師曰汝試筭老僧看僧無對

雲巖舉問洞山汝作麼生

山曰請和尚生月

師書佛字問道吾是甚麼字吾曰佛字師曰

多口阿師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為汝道一句亦不難祇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此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大眾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你道有僧曰特牛生兒也祇是和尚不道師曰侍者把燈來其僧抽身入衆

雲巖舉似洞山山曰這僧却會祇是不肯禮拜

問僧甚處

來曰南泉來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恁麼

則成一頭水牯牛去也曰雖在彼中且不曾上他食堂
師曰口欲東南風那曰和尚莫錯自有拈匙把筯人在
問達磨未來時此土還有祖師意否師曰有曰既有祖
師又來作甚麼師曰祇為有所以來看經次僧問和尚
尋常不許人看經為甚麼却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曰
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

長慶
云眼

有何過玄覺云且道長慶
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

問平田淺草塵鹿成羣如何

射得塵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

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朗州刺史李翱
問師何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却問院主某甲適來問
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主曰恁麼則姓韓
也師聞乃曰得甚麼不識好惡若是夏時對他便是姓
熱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
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
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李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
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嘯一聲

太和八年十一月六日臨順世叫曰法堂倒法堂倒衆
皆持柱撐之師舉手曰予不會我意乃告寂塔于院東
隅唐文宗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
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禪者問曰
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
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
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祖師以手拓幞頭額祖顧視良

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石頭還以前意投之頭
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
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剡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童
行各備鋤鏤剡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石頭前胡跪
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為說戒師乃掩耳而出再往
江西謁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
衆驚愕遽報馬祖祖躬身入堂視之曰我于天然師即
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

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麼師曰若蹉倒即不來也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為友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髮墮落後謁忠國師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即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覩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

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打侍者二十棒遣出師
聞曰不謬為南陽國師明日再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
具國師曰不用不用師退後國師曰如是如是師却進
前國師曰是不是師遶國師一匝便出國師曰去聖
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訪龐居士見
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歛手
而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
士歸女子乃舉前話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

土塗牛妳又一日訪龐居士至門首相見師乃問居士
在否士曰饑不擇食師曰龐老在否士曰蒼天蒼天使
入宅去師曰蒼天蒼天使回師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
人與一童子師問公住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師
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噓
一聲師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師問
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
箇宗眼師曰祇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士曰我在我眼

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
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
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師與龐居士行次見一泓水士
以手指曰便與麼也還辨不出師曰灼然是辨不出士
乃戽水潑師二掬師曰莫與麼莫與麼士曰須與麼須
與麼師却戽水潑士三掬師曰正與麼時堪作甚麼士
曰無外物師曰得便宜者少士曰誰是落便宜者元和
三年於天津橋橫卧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

故師徐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
麵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曰吾思林泉終
年之所時門人齊靜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三年間玄學
者至盈三百衆建成大院上堂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
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
見石頭亦祇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
渾家各有一座具地更疑甚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
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

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
更擬趁逐甚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
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
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
迦即老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
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為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叅於
山下見師便問丹霞山向甚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黯
處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真師子兒一撥便轉問僧

甚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

曰將飯與閣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

長慶問保福將飯與

人喫感恩有分爲甚麼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不福云道某甲瞎得麼玄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財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湯沐

浴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門

人建塔謚智通禪師塔曰妙覺

潭州大川禪師

亦曰大湖

江陵僧參師問幾時發足江陵僧

提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遶禪牀一匝便出師

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拊掌曰苦殺人洎合錯

判諸方師曰甚得禪宗道理

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川法道即得我這裏不然曰

未審此間作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在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者多洞山云不是丹霞難分玉石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初叅石頭頭問那箇是汝心師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師却問前者既不
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師曰
無心可將來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
於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頭問汝是叅禪僧是州縣白

蹋僧師曰是叅禪僧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瞬目頭
曰除却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
除却揚眉瞬目外鑒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了也頭曰
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頭曰不關汝事師
曰本無物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真物頭曰真
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師住後學
者四集上堂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
見道多見時輩祇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

為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為你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
但除却一切忘運想念見量即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
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
機隨照泠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
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
曰早不其中也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箇問韓文公
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
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

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
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
公曰適來問首座亦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
座曰是師便打趂出院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
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為
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
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僧
問苦海波深以何為船筏師曰以木為船筏曰恁麼即

得度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瘥者依前瘥一日將瘥和子
廊下行逢一僧問訊次師以瘥和子驀口打曰會麼曰
不會師曰大顛老野狐不曾孤負人

潭州長髭曠禪師曹谿禮祖塔回叅石頭頭問甚麼處
來曰嶺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曰
成就久矣祇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
乃垂下一足師禮拜頭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
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

玄覺云且道長髭具
眼祇對不具眼祇對

若具眼為甚麼請他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僧叅遼
久矣且作麼生商量法燈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禪一匝卓然而立師曰若是石頭法席一點也用不著僧
又遼禪牀一匝師曰却是甚麼時不易道箇來處僧便
出去師乃喚僧不顧師曰這漢猶少教詔在僧却回曰
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師還許麼師曰
逢之不逢逢必有事僧乃退身三步師却遼禪牀一匝
僧曰不唯宗眼分明亦乃師承有據師乃打三棒問僧
甚處來曰九華山控石庵師曰庵主是甚麼人曰馬祖

下尊宿師曰名甚麼曰不委他法號師曰他不委你不委曰尊宿眼在甚麼處師曰若是庵主親來今日也須喫棒曰賴遇和尚放過某甲師曰百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龐居士到師陞座衆集定士出曰各請自檢好却於禪床右立時有僧問不觸主人翁請師荅話師曰識龐公麼曰不識士便搗住曰苦哉苦哉僧無對士便拓開師少間却問適來這僧還喫棒否士曰待伊甘始得師曰居士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士曰恁麼說話某甲

即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師曰不好箇甚麼士曰阿師
祇見錐頭尖不見鑿頭利李行婆來師乃問憶得在絳
州時事麼婆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婆曰有甚
諱處師曰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婆曰某甲終不見尊
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婆曰和尚無過婆豈有過
師曰無過底人作麼生婆乃豎拳曰與麼揔成顛倒師
曰實無諱處師見僧乃擒住曰師子兒野干屬僧以手
作撥眉勢師曰雖然如此猶欠哮吼在僧擒住師曰偏

愛行此一機師與一搨僧拍手三下師曰若見同風汝
甘與麼否曰終不由別人師作撥眉勢僧曰猶欠哮吼
在師曰想料不由別人師見僧問訊次師曰步步是汝
證明處汝還知麼曰某甲不知師曰汝若知我堪作甚
麼僧禮拜師曰我不堪汝却好

京兆府尸利禪師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頭曰汝
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曾失麼
師乃契會厥旨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叅馬祖祖問
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
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溪心要汝
速歸彼不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
佛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
性曰慧朗為甚麼却無頭曰為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
信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

如此

時謂
大朗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叅石頭便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頭曰我更不會師俄
省悟住後有僧來叅師召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
曰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時謂汾州石樓
禪師上堂僧問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指師曰石樓無
耳朶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曰和尚過在甚
麼處師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
曰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麼曰苦哉賴遇問着

某甲若問別人即禍生師曰作麼生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尋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梳躡丘乃過一珠終而復始事迹異常時人莫測

水空和尚一日廊下見一僧乃問時中事作麼生僧良久師曰祇恁便得麼曰頭上安頭師打曰去去已後惑

亂人家男女在

澧州大同濟禪師米胡領衆來纔欲相見師便拽轉禪
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曰是即是
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剥令侍者請米來却拽轉禪床
便坐師乃遶禪牀一匝便歸方丈米却拽倒禪牀領衆
使出師訪龐居士士曰憶在母胎時有一則語舉似阿
師切不得作道理主持師曰猶是隔生也士曰向道不
得作道理師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士曰如師見解可

謂驚人師曰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曰不但隔一生
兩生師曰粥飯底僧一任檢責士鳴指三下師一日見
龐居士來便拵却門曰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士曰獨坐
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纔出被士把住曰師多知我
多知師曰多知且置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
曰祇此一問氣急殺人師默然士曰弄巧成拙僧問此
箇法門如何繼紹師曰冬寒夏熱人自委知曰恁麼則
蒙分付去也師曰頑嚚少智勦贖多癡問十二時中如

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
子丑寅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事別子丑寅
卯吾今說若會唯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決

青原下三世

藥山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幼依槃和尚
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山問于去何處
來師曰遊山來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山上烏

兒頭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師離藥山見南泉泉問闍黎名甚麼師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道着泉曰灼然道着即頭角生三日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着道着即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方丈師又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為甚不祇對和尚師曰你不妨靈利巖不薦却問南泉適來智頭陀為甚不祇對和尚某甲不會乞師垂示泉曰他却是異類

中行巖曰如何是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
忌道着道着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師
知雲巖不薦乃曰此人因緣不在此却同回藥山山問
汝回何速巖曰祇為因緣不契山曰有何因緣巖舉前
話山曰子作麼生會他這箇時節便回巖無對山乃大
笑巖便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
時來巖曰某甲特為此事歸來山曰且去巖便出師在
方丈外聞巖不薦不覺齧得指頭血出師却下來問巖

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巖曰和尚不與某甲說

師便低頭

僧問雲居切忌道着意作麼生居云此語最毒云如何是最毒底語居士一棒打殺龍蛇

雲巖臨遷化遣書辭師師覽書了謂洞山密師伯曰雲

巖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藥

山之子

玄覺云古人恁麼道還知有也未又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甚麼處是伊不會處

藥山

上堂曰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曰相隨來也僧

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了也

師一日提笠出雲巖指笠曰用這箇作甚麼師曰有用

處巖曰忽遇黑風猛雨來時如何師曰蓋覆著巖曰他還受蓋覆麼師曰然雖如是且無滲漏為山問雲巖苦提以何為座巖曰以無為為座巖却問為山山曰以諸法空為座又問師作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卧也聽伊卧有一人不坐不卧速道速道山休去為山問師甚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山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揔不干他事速道速道山曰道得也與他没交涉僧問萬里

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麥雲
巖問師弟家風近日如何師曰教師兄指點堪作甚麼
巖曰無這箇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澁在僧問
如何是今時着力處師曰千人萬人喚不回頭方有少
分相應曰忽然大起時如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却問僧
除却星與燄那箇是火曰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
火麼師曰見曰見從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卧別請一
問有施主施視藥山提起示衆曰法身還具四大也無

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褌師曰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山曰與汝一腰褌師指佛桑花問僧曰這箇何似那箇曰直得寒毛卓豎師曰畢竟如何曰道吾門下底師曰十里大王雲巖不安師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雲巖補鞋次師問作甚麼巖曰將敗壞補敗壞師曰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師聞僧念維摩經云八十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

師利師問曰甚麼處去其僧無對師便打

後僧問禾山山曰給侍者

諸師到五峯峯問還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峯曰為

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東土不曾逢因設先師齋僧問未審先師還來也無師

曰汝諸人用設齋作甚麼石霜問和尚一片骨敲着似

銅鳴向甚麼處去也師喚侍者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唐

大和九年九月示疾有苦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

償子知之乎衆皆愀然越十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

理無東移言訖告寂闍維得靈骨數片建塔道吾後雷遷于石霜山之陽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少出家於石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曰爭柰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

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
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
六句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更說
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眾立定以拄杖一時趯散復
召大眾衆回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
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一日山問汝除
在百丈更到甚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
城東門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師曰非但州主

闔國人移亦不動山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
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
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為山
為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
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麼處
師曰置也置也僧問從上諸聖甚麼處去師良久曰作
麼作麼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曰好埋却問
太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師曰一機之緇是一段

是兩段

洞山代云
如人接樹

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

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師問石霜

甚麼處來曰為山來師曰在彼中得多少時曰粗經冬

夏師曰恁麼即成山長也曰雖在彼中却不知師曰他

家亦非知非識石霜無對

道吾闌云得恁
麼無佛法身心

住後上堂示

衆曰有箇人家兒子問着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曰

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

師曰日夜不曾眠山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

不道問僧甚處來曰添香來師曰還見佛否曰見師曰甚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帚曰是第幾月吾便行

玄沙
開云

正是第
二月

問僧甚處來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

無僧無對師自代曰未語話時却點頭師作草鞋次洞
山近前曰乞師眼睛得麼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
价無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
是眼否山曰非眼師便喝出尼僧禮拜師問汝爺在否
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
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恁麼來者猶是兒孫
代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 僧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
曰汝因甚麼却從佛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

洞山

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祇是左之右之院主遊石
室回師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為祇恁麼便回主無對
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師曰汝更去作甚麼山
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會昌元年辛酉十月二十六日
示疾命澡身竟喚主事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
十七夜歸寂茶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于石塔謚無住
大師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羣自印心

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為同道交洎離藥山乃謂二同志
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疎野唯好
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
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
之恩遂分携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
方往來者而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一日泊
船岸邊間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豎撓子
曰會麼官人曰不會師曰棹撥清波金鱗罕遇師有偈

日三十年來坐釣臺鉤頭往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
力收取絲綸歸去來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
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三十年來海上
遊水清魚現不吞鉤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
休有一魚兮偉莫裁混融包納信奇哉能變化吐風雷
下線何曾釣得來別人祇看採芙蓉香氣長粘遠指風
雨岸映一船紅何曾解染得虛空問我生涯祇是船子
孫各自賭機緣不由地不由天除却蓑衣無可傳道吾

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為說破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錫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

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似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釣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撓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

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
身處沒蹤迹沒蹤迹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
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鏤頭
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
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頭師豎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
覆船入水而逝

宣州裨樹慧省禪師洞山叅師問來作甚麼山曰來親
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這兩片皮作麼山無對

曹山

云一子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貓兒上露柱曰學人不曾
覩得

師曰問取露柱去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藥山看經次師曰和尚休猓人好
山置經曰日頭早晚也師曰正當午山曰猶有文彩在
師曰某甲無亦無山曰汝太煞聰明師曰某甲祇恁麼
和尚作麼生山曰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洞山
與密師伯到參師問二上座甚處來山曰湖南師曰觀
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還

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
師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
昨日老僧對閣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閣黎
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
尚問師曰豈不出入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
夏

澧州高沙彌初叅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曰
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圖免

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
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挂脣齒在師禮拜
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箇跛脚沙彌却有些子
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山上堂召曰
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衆立山問我聞長安甚鬧你
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法眼別云見誰說山曰汝從看經得請
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
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祇是不肯

承當山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師一日辭藥山山問甚
麼處去師曰某甲在衆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庵接待
往來茶湯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
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得離吾左右
時復要與子相見師住庵後一日歸來值雨山曰你來
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箇鼓笛雲巖曰皮
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
好一場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得處否師曰不順

世藥山齋時自打鼓師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鼓槌
曰是第幾和師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師就
桶舀一杓飯便出

鼎州李翺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
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守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
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守回拱謝問
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守曰不會山曰雲
在青天水在餅守忻愜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

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

餅

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是行脚眼始得

守又問如何是戒定慧

山曰貧道這裏無此間家具守莫測玄旨山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閣中

物捨不得便為滌漏守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

何所務宿曰法身凝寂無去無來

法眼別云汝非甚麼來法燈別云非公境

界

丹霞然禪師法嗣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霞咄
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帚作麼師退身三步霞曰錯
師進前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霞曰得即
得孤他諸佛師由是領旨住後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
達磨有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投子頓悟玄
旨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
和尚如何示入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
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染根子曰時至根苗

自生師因供養羅漢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為甚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着供養亦一任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飯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僧叅師乃展手示之僧近前却退後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呵呵大笑師曰少間與闍黎舉哀僧打筋斗而出師曰蒼天蒼天僧叅人事畢師曰與麼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某甲結舌有

分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好手師便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拊掌三下僧拂袖便出師曰烏不前鬼不後幾人於此茫然走祇有闍黎達本源結舌何曾着空有

米倉和尚新到叅遠師三匝敲禪床曰不見主人公終不下叅衆師曰甚麼處情識去來曰果然不在師便打一拄杖僧曰幾落情識師曰村草步頭逢着一箇有甚麼話處曰且叅衆去

丹霞山義安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上座思
恁麼即無異去也師曰誰向汝道

本童禪師因僧寫師真呈師曰此若是我更呈阿誰曰
豈可分外也師曰若不分外汝却收取僧擬收師打曰
正是分外強為曰若恁麼即須呈於師也師曰收取收
取

大川禪師法嗣

僊天禪師新羅僧叅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住云未發

本國時道取一句僧無語師便推出曰問伊一句便道
兩句僧叅展坐具師曰這裏會得孤負平生去也曰不
向這裏會得又作麼生師曰不向這裏會更向那裏會
便打出僧叅纔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還我文彩未
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瘞却即閑苦死覓箇臘月扇
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
師曰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
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披雲和尚來纔入

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為物雲曰祇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曰祇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而出師曰死却這漢平生也洛瓶和尚叅師問甚處來瓶曰南溪師曰還將南溪消息來麼曰消即消已息即未息師曰最苦是未息瓶曰且道未息箇甚麼師曰一回見面千載忘名瓶拂袖便出師曰弄死蛇手有甚麼限僧叅擬禮拜師曰野狐兒見甚麼了便禮拜

曰老禿奴見甚麼了便恁麼問師曰苦哉苦哉僊天今日忘前失後曰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曰爭不如此曰誰甘師呵呵大笑曰遠之遠矣僧四顧便出

福州普光禪師僧侍立次師以手開胃曰還委老僧事麼曰猶有這箇在師却掩胃曰不妨太顯曰有甚麼避處師曰的是無避處曰即今作麼生師便打

大顛通禪師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楊氏子初叅石鞏鞏常張弓

架箭接機師詣法席輩曰看箭師乃撥開臂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輩彈弓弦三下師乃禮拜輩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祇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後叅大顛舉前話顛曰既是活人箭為甚麼向弓弦上辨平無對顛曰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師問大顛不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作禮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師住三平上堂曰今時人

出來盡學馳求造作將當自己眼目有甚麼相當阿汝
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有本分事何不體取作麼心
憤憤口悻悻有甚麼利益分明向汝說若要修行路及
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宜汝
切不得錯用心僧問宗門中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
路滑如苔曰學人還攝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問黑
豆未生芽時如何師曰佛亦不知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
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拄

杖大德藏向甚麼處曰龜毛兔角豈是有邪師曰肉重
千斤智無銖兩上堂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即不可若曾
見作者來便合體取此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衣恁
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鄉關
去也珍重問侍者姓甚麼者曰與和尚同姓師曰你道
三平姓甚麼者曰問頭何在師曰幾時問汝者曰問姓
者誰師曰念汝初機放汝三十棒師有偈曰即此見聞
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

分不分陞座次有道士出衆從東過西一僧從西過東
師曰適來道士却有見處師僧未出士出作禮曰謝師
接引師便打僧出作禮曰乞師指示師亦打復謂衆曰
此兩件公案作麼生斷還有人斷得麼如是三問衆無
對師曰既無人斷得老僧為斷去乃擲下拄杖歸方丈
馬頰山本空禪師上堂祇這施為動轉還合得本來祖
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
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

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
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衆前不要牽爺恃孃曰大
衆忻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衆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往
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負平生行脚眼
問去却即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
多少時曰即今蒙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即迷源
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
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祇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本生禪師拈拄杖云衆曰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
你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
為人在甚處時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目師曰也知閑
黎不分外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曰
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曰掩鼻偷香空招罪犯

長髭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
汝回日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師受戒後乃叅石頭一

日隨頭遊山次頭曰汝與我所却面前樹子免礙我師
曰不將刀來頭乃抽刀倒與師曰何不過那頭來頭曰
你用那頭作甚麼師即大悟便歸長髭髭問汝到石頭
否師曰到即到祇是不通號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
他髭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髭
曰太忉忉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髭喝曰沙彌出去
師便出髭曰爭得不過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
于石室每見僧便豎起杖子曰三世諸佛盡由這箇對

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乃曰我若見即令放下拄杖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語祇对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乃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入碓坊碓米杏曰行者接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開心椀子盛將來無蓋盤子合取去說甚麼難消杏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着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

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為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道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和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揔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為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師一夕與仰山翫月山問這箇月尖時

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

隱圓時尖相在

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
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仰山

辭師送出門乃召曰闍黎山應諾師曰莫一向去却回
這邊來僧問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
曰見曰文殊向行者道甚麼師曰文殊道你生身父母
在深草裏

青原下四世

道吾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依洪井西山
紹鑒禪師落髮詣洛下學毗尼教雖知聽制終為漸宗
回抵為山為米頭一日篩米次為日施主物莫拋撒師
曰不拋撒為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
甚麼師無對為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
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
為呵呵大笑歸方丈為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蟲諸
人好看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

諾吾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
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
一物久而為患誰能為我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
患吾曰賢哉賢哉師後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
朝遊夕處人莫能識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
言句示徒曰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
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
作麼生去師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

是草僧回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
因茲囊錫始露果熟香飄衆命住持上堂汝等諸人自
有本分事不用馳求無你是非處無你齟齬處一代時
教整理時人脚手凡有其由皆落今時直至法身非身
此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則差不分則
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賴汝不
會若會即打破汝頭問如何是和尚本分事師曰石頭

還汗出麼問到這裏為甚麼却道不得師曰脚底著口
問真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奈真身何師曰
瑠璃餅子口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無鬚鎖子兩
頭揺師在方丈內僧在窓外問咫尺之間為甚麼不覩
師顏師曰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
如何峯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聞曰這老漢著甚麼死

急峯聞曰老僧罪過

東禪齊云祇如雪峯是會石霜意
不會石霜意若會他為甚麼道死

急若不會雪峯作麼不會然法且無異柰以師承不同
解之差別他云徧界不曾藏也須曾學來始得會亂說

即不
可 裴相公來師拈起裴笏問在天子手中為珪在官

人手中為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
留下笏示衆初機未覩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疎
山仁參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師曰
盡却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黃金堪作甚
麼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倚在曰直得頭尾
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箇解會亦未許渠在僧辭師
問船去陸去曰遇船即船遇陸即陸師曰我道半途稍

難僧無對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師曰是
曰祇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衆曰不驚
衆是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徧界不曾藏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乃齧齒示之僧不會後問九峯曰先
師齧齒意旨如何峯曰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又問雲
蓋蓋曰我與先師有甚麼冤讎問僧近離甚處曰審道
師於面前畫一畫曰汝刺脚與麼來還審得這箇麼曰
審不得師曰汝衲衣與麼厚為甚却審這箇不得曰某

甲衲衣雖厚爭奈審這箇不得師曰與麼則七佛出世也救你不得曰說甚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師曰太懵懂生曰爭奈潯師曰參堂去僧曰喏喏問童子不坐白雲牀時如何師曰不打水魚自驚洞山問向前一箇童子甚了事如今向甚處去也師曰火燭上泊不得却歸清涼世界去也問佛性如虛空是否師曰卧時即有坐時即無問忘收一足時如何師曰不共汝同盤問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裏太煞鬧有人不肯

過江西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落花隨水去曰意旨
如何師曰脩竹引風來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冬天
則有夏天則無師頌洞山五位王子誕生曰天然貴胄
本非功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一朝無雜種分宮六宅
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量同欲識誕生
王子父鶴冲霄漢出銀籠朝生曰苦學論情世莫羣出
來凡事已超倫詩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海雲萬
卷積功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明君鹽梅不是生知得金

榜何勞顯至勲末生曰久棲岩壑用功夫草榻柴扉守
志孤十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夏衣縑無澄凝含笑三
秋思清苦高名上哲圖業就高科酌志極比來臣相不
當途化生曰傍分帝位為傳持萬里山河布政威紅影
日輪凝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高低豈廢尊卑奉五袴
蘇途遠近知妙印手持煙塞靜當陽那肯露纖機內生
曰九重密處復何宣挂弊由來顯妙傳祇奉一人天地
貴從他諸道自分權紫羅帳合君臣隔黃閣簾垂禁制

全為汝方隅宮屬戀遂將黃葉止啼錢師居石霜山二
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卧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
也唐僖宗聞師道譽賜紫衣師牢辭不受光啓四年示
疾告寂葬于院之西北隅謚普會大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為侍者因過茶與吾吾提
起盞曰是邪是正師叉手近前目視吾吾曰邪則總邪
正則總正師曰某甲不恁麼道吾曰汝作麼生師奪盞
子提起曰是邪是正吾曰汝不虛為吾侍者師便禮拜

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弔慰師拊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為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于村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既沒唯石霜是嫡嗣必為

證明乃造石霜霜見便問離道吾後到甚處來師曰祇
在村院寄足霜曰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
前曰却請和尚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
不道師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
他日持鋤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
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
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甚
麼力源持鋤肩上便出

太原孚上座代云
先師靈骨猶在

師後住漸源

一日在紙帳內坐有僧來撥開帳曰不審師以目視之
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七佛已前事為甚麼不會僧
舉似石霜霜曰如人解射箭不虛發一日寶蓋和尚來
訪師便捲起簾子在方丈內坐蓋一見乃下却簾便歸
客位師令侍者傳語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蓋擒住
侍者與一掌者曰不用打某甲有堂頭和尚在蓋曰為
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似師師曰猶隔津在
涿清禪師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曰庭前紅莧樹

生葉不生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正是道吾
機因甚麼不會僧禮拜師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問
如何是無相師曰山青水綠僧參師以目視之僧曰是
箇機關於某甲分上用不著師彈指三下僧遶禪牀一
匝依位立師曰參堂去僧始出師便喝僧却以目視之
師曰灼然用不著僧禮拜

雲巖晟禪師法嗣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吽

叫濟曰瘞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這畜生師便休示滅後茶毗收五色舍利建塔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泉問作甚麼師曰打羅曰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尚道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

雲巖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

師與洞

山渡水山曰莫錯下脚師曰錯即過不得也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山鉏茶園山擲下鏹頭曰我今日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

解甚麼道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裴大夫問僧供養
佛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巖曰
這僧未出家在曰和尚又如何巖曰有幾般飯食但一
時下來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又作麼生師曰合取鉢盂
巖肯之問一地不見二地時如何師曰汝莫錯否汝是
何地問生死事乞師一言師曰汝何時死去來曰某甲
不會請師說師曰不會須死一場始得師與洞山行次
忽見白兔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曰大似白衣

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說話師曰你作麼生洞曰
積代簪纓暫時落魄師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麼師曰
把針洞曰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似洞曰二十年
同行作這箇語話豈有與麼工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
洞曰如大地火發底道理師問洞山智識所通莫不遊
踐徑截處乞師一言洞曰師伯意何得取功師因斯頓
覺下語非常後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
曰過來師喚价闍黎洞乃放下橋木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遶禪
牀一匝而坐僧擬進語師與一蹋僧歸位而立師曰汝
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
與一蹋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問如何是祖師禪師曰
泥牛步步出人前問處處該不得時如何師曰夜半石
人無影像縱橫不辨往來源

船子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廖氏子幼歲出家依年受戒

聽習經論該練三學出住潤州鶴林因道吾勸發往見

船子由是師資道契微朕不留

語見船子章

恭稟遺命遁世

忘機尋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咸通庚寅海

衆卜于夾山遂成院宇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

至今以佛祖言句為人師範若或如此却成狂人無智

人去他祇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

道可得無法可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意

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

何故皆屬所依不得自在本祇為生死茫茫識性無自
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具正眼求脫虛謬之見定
取目前生死為復實有為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
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向不向生
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
汝若不會更聽一頌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
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為甚麼
却言無師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曰既是無饑人

某甲為甚麼不悟師曰祇為悟迷却闍黎復示偈曰明
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偽亦無真問十
二分教及祖意和尚為甚麼不許人問師曰是老僧坐
具曰和尚以何法示人師曰虛空無挂針之路子虛徒
撚線之功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金粟之苗裔舍利之
真身罔象之玄談是野狐之窟宅上堂不知天曉悟不
由師龍門躍鱗不墮漁人之手但意不寄私緣舌不親
玄旨正好知音此名俱生話若向玄旨疑去賺殺闍黎

困魚止灤鈍鳥棲蘆雲水非闍黎闍黎非雲水老僧於
雲水而得自在闍黎又作麼生西川座主罷講徧參到
襄州華嚴和尚處問曰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嚴曰如車
二輪如鳥二翼主曰將為禪門別有長處元來無遂歸
蜀後聞師道播諸方令小師持此語問師曰雕砂無鏤
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意主聞舉遥禮曰元來禪門中
別有長處上堂聞中生解意下丹青目前即美久蘊成
病青山與白雲從來不相到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

橫意自殊嘉祥一路智者知疏瑞草無根賢者不貴問
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曰不會師曰
曰清清之水遊魚自迷問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
問古人布髮掩泥當為何事師曰九鳥射盡一翳猶存
一箭墮地天下黯黑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風吹
荷葉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
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
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

堂舉了乃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
百步問兩鏡相照時如何師曰蚌呈無價寶龍吐腹中
珠問如何是寂默中事師曰寢殿無人師喫茶了自烹
一椀過與侍者者擬接師乃縮手曰是甚麼者無對座
主問若是教意某甲即不疑祇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
老僧祇解變生為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上無
根樹山含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虚空無影
像足下野雲生師在為山作典座為問今日喫甚菜師

曰二年同一春為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問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閒人問如何是相似句師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青山元不動澗水鎮長流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上堂金烏玉兔交互爭輝坐却日頭天下黯黑上脣與下脣從來不相識明明向君道莫令眼顧著何也日月未足為明天地未足為大空中不

運斤巧匠不遺蹤見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師尋常老僧
道目覩瞿曇猶如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
旨是破草鞋寧可赤脚不著最好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此間無賓主曰尋常與甚麼人對談師曰文殊與吾携
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上堂我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
著宗門中事有僧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
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休去至
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僧至曰老僧二十年

說無義語今日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裏便請便請
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在坑中始得其僧歸
堂東裝潛去上堂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
虎頭上座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曾到石霜麼
曰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師曰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曰
和尚也須急著眼始得師曰作麼生是毬子曰跳不出
師曰作麼生是毬杖曰沒手足師曰且去老僧未與閣
黎相見明日陞座師曰昨日新到在麼頭出應諾師曰

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頭曰
今日雖問要且不是師曰片月難明非關天地頭曰莫
家沸便作掀禪牀勢師曰且緩緩虧著上座甚麼處頭
豎起拳曰目前還著得這箇麼師曰作家作家頭又作
掀禪牀勢師曰大衆看這一員戰將若是門庭布列山
僧不如他若據入理之談也較山僧一級地上堂眼不
挂戶意不停玄直得靈草不生猶是五天之位珠光月
魄不是出頭時此間無老僧五路頭無閻黎問如何是

來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華落碧巖前

法眼云我

二十年祇作境話會

師問僧甚麼處來曰洞山來師曰洞山有何

言句示徒曰尋常教學人三路學師曰何者三路曰玄
路鳥道展手師曰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曰執持千里
鈔林下道人悲師再闡玄樞迨于一紀唐中和元年十
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
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
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塔于本山謚傳

明大師

翠微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安樂院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初叅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出住大通上堂舉初見翠微機緣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為我自是不識

好惡師自此化導次遷清平上堂諸上座夫出家人須
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
儉安樂便得諸上座盡是久處叢林徧參尊宿且作麼
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至後一事無成
一生空度若未曾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
鍊臂聰慧多辯聚徒一千二十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
華亂墜祇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
值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此工夫體取佛意

好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
貫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麩作三箇蒸餅問如
何是禪師曰猢猻上樹尾連顛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笨
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
分付與典座自餘逗機方便靡徇時情逆順卷舒語超
格量天祐十六年終于本山謚法喜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劉氏子幼歲依洛下
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發明性海

復謁翠微頓悟宗旨

語見翠微章

由是放意周遊後旋故土

隱投子山結茅而居一日趙州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
山途中相遇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
錢布施我州先歸庵中坐師後携一餅油歸州日久嚮
投子及乎到來祇見箇賣油翁師曰汝祇識賣油翁且
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餅曰油油州問
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
我早侯白伊更侯黑上堂汝諸人來這裏擬覓新鮮語

句攢華四六圖口裏有可道我老兒氣力稍劣脣舌遲鈍亦無閒言語與汝汝若問我便隨汝答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垛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自生見解擔帶將來自作自受我這裏無可與汝也無表無裏說似諸人有疑便問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這裏垛根便下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曰目淨脩

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
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
無師曰我道髑髏裏有師子吼問一法普潤一切羣生
如何是一法師曰雨下也問一塵合法界時如何師曰
早是數塵也問金鎖未開時如何師曰開也問學人擬
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不曾爛壞巨滌禪客參次師
曰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脣齒何用要見老僧
滌曰到這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師曰出家兒得恁麼

沒碑記縈乃遶禪牀一匝而去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
火邊坐問一切聲是佛聲是不師曰是曰和尚莫尿沸
盞鳴聲師便打問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不師曰
是曰喚和尚作頭驢得麼師便打問如何是十身調御
師下禪牀立師指庵前一片石謂雪峯曰三世諸佛總
在裏許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曰不快漆桶師與
雪峯遊龍眠有兩路峯問那箇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
峯曰東去西去師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師

曰不是性燥漢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不快漆桶峯
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師將鑊頭拋向峯面前峯曰恁
麼則當處掘去也師曰不快漆桶峯辭師送出門召曰
道者峯回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為問故歲已去新歲到
來還有不涉二途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涉二途
者師曰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問依稀似半月彷彿若三
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師曰道甚麼曰想師祇有
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間言語問類中來時如

何師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問祖祖相傳傳箇甚麼師
曰老僧不解妄語問如何是出門不見佛師曰無所覩
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孃師曰無所生問如何是火龕裏
身師曰有甚麼掩處曰如何是炭庫裏藏身師曰我道
汝黑似漆問的的不明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末
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未審
將何辨識師曰引不著問院中有三百人還有不在數
者也無師曰一百年前五十年後看取問僧久嚮疎山

薑頭莫便是否僧無對

法眼代云竊重和尚日久

問抱璞投師請師

雕琢師曰不為揀梁材曰恁麼則卞和無出身處也師

曰擔帶即於嶄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汝抱

璞投師請師雕琢問那吒折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

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拂子叉手問佛法二字如何辨得

清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曾師曰汝適來問箇甚

麼問一等是水為甚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水

法眼別云大似相違

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彌勒覓箇受記處不

得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作色曰這箇師僧
好發業殺人問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了角女
子白頭絲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是毗盧
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未有毗盧時會
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
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真箇謾語問凡
聖相去幾何師下禪牀立問學人一問即和尚荅忽若
千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雞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這老頭有甚麼罪過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罔眺其後問鑄像未成身在甚麼處師曰莫造作曰爭柰現不現何師曰隱在甚麼處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師曰徧十方曰無目為甚麼徧十方師曰還更著得目也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諱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箇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衆生在甚麼處師曰見老僧嗔便道嗔見老僧喜便道喜問

僧甚麼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

山僧無語

法眼代云和尚識祖師

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

口裏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為師曰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為師問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為何事師曰尹司空諸老僧開堂問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老僧腰痛菜頭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頭明日伺得無人又來師曰近前來頭近前師曰輒不得舉似於

人問併却咽喉脣吻請師道師曰汝祇要我道不得問
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
覆不得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莫惡口問和尚未見
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奈何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
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不相孤負曰恁麼則
從師得也師曰得箇甚麼曰恁麼則孤負先師也師曰
非但孤負先師亦乃孤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
殊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已推人問

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這箇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中之王為甚麼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于室縱以無畏之辯隨問遽荅啐啄同時微言頗多今錄少分而已中和中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問師曰住此何為師乃隨宜說法渠魁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去乾化四年四月六日示微疾大眾請醫師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

矣言訖跏趺而寂謚慈濟大師

安吉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自
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得聞
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
調好惡高低自不聞曰恁麼則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
空裏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際否師曰汝也太
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
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跡起坐絕人知曰如何

即是師曰三爐力盡無煙燄萬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
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僧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
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師目有重瞳手垂過膝自翠
微受訣止于此山薙草卓庵學徒四至廣闡法化遂成
叢社焉

建州白雲約禪師僧問不坐徧空堂不居無學位此人
合向甚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韶國師叅師問甚
麼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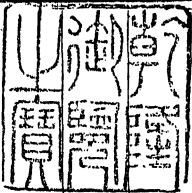
見魚鼈麼曰往往過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曰吐縮頭去師大笑

孝義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禪師因平田叅師欲起身田乃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以手掩耳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師曰有甚麼死急田曰若非此箇師不免諸方點檢師不對

棗山光仁禪師上堂衆集師於座前謂衆曰不負平生

行脚眼目致箇問來還有麼衆無對師曰若無即陞座
去也便登座僧出禮拜師曰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
方丈翌日有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飯與
汝喫夜後有牀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甚麼僧禮拜師
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



五燈會元卷五